

暫時地躲在了靠著牆一個沒有了一半門板衣櫃的旁邊，眼睛緊盯著另一個能夠奔跑的出口，背上背著我出城常帶的背包，小心的控制呼吸，一手拿著自己昨天才磨好的防身小刀，仔細聆聽著周遭的聲響。

到這時間點我還沒有聽到那突兀的高跟鞋聲，我已經後悔請莫茨帶我在晚上出城了。

這明明是不可以的，被發現的話，後果完全不敢去想，如果害到莫茨的話我會更過意不去，所以也許莫茨沒出現在這裡也是好的，但願她沒出事。

所以我為什麼會這麼做呢？

我又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距離城牆外有一段距離的廢棄建築裡，在沒有同伴的情況下，玩著這種用生命為賭注的躲貓貓。

哈囉！萬聖節快樂！

不給糖就搗蛋，但是我不想要糖果。

不交出畫冊就殺人！

在我發現我的住處被翻過，莫茨幫我畫的畫冊被撕掉了幾張，而那本用來記憶大家特徵的筆記本上面出現了這段文字的時候，我完全不能理解發生什麼事情。

然而沒有多久我就想起來這指的會是什麼，沒想到在我進到城內這麼多年，認為即使有些壓迫，但能順平穩地度過日子也不錯的時間點，遇到這樣滿懷惡意「對我熟悉的老陌生人」。

原本我想當作沒有這種事情的發生，無論那是誰，既然已經翻過了我的房間也確定沒有他要的東西，那更不應該認為還有他口中的那本「畫冊」存在，也沒刻意去找出畫冊上消失的那頁紀錄了什麼。

不過我還是挺希望他能還給我，畢竟那是莫茨畫給我的圖，通常那會是不容易請她隨興幫我做紀錄的畫面，也很有可能是我認識的人的最後一面。

撕掉那張畫的畫和我的筆記，很可能他是我有見過幾次面的人，要不然就是當時有出現在畫面中的路人吧。

無論那是誰，我想讓他相信我沒有其他的畫冊，所以我一如往常的做著我平常做的事情。

可他不肯放棄，像他知道我還有其他的畫冊，而我一定沒有把它銷毀一樣，我開始在晚上聽到敲門的聲音，然後又出現了寫著這些字樣的紙張，上面多了一行字，「十月的最後一天是期限」。

十月的最後一天，我得說這個人還真的挺有幽默感，那不就是西方的萬聖節嗎？和他說的不給畫冊就殺人非常貼切。

雖然在城裡很安全，但想在城裡殺掉人也不是很難，例如說我是131的人或者說我行為鬼崇，在不然說我是最近海報上的異人也很吃不消……

怎麼樣都對我不利，尤其是對方都找上門了，而正面和對方有所衝突是我極力想避免的事情。

於是我才請莫茨用她的方式帶我出城，在即將入夜時來到了這間明明物資早已被艘完的廢棄屋子，有面牆上還被刻著歪歪斜斜語意不明又聳動的字。

一路上莫茨都和我在一起，她告訴我跟著我們的一位男性，那張臉她有畫過有點印象，但不確定是不是以前在自救會時期見過。

對方也在防備著我們，於是莫茨告訴我，這邊的範圍她算熟，她去繞一圈看對方要做些什麼在隨時支援我，我答應了，一直僵持不下也不是辦法。

在我踏進那棟房子沒有多久，我便感覺到一個人衝上來，拿刀指著我脖子，語帶威脅壓低嗓音地說：「把那本畫冊交出來！你記錄了自救會認識的人的畫冊。」

「……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即使有畫冊，經過這麼多年我也不見得能認得出你。基本上你是不用擔心。」我試著讓自己冷靜，想著要怎麼樣才能在他眼皮底下拿出我口袋裡的防身小刀，更大把地在包包裡，但現在除了連拿出來的時間都沒有以外，那把刀主要也不是拿來對人使用的。

「你別管我的用途！我要那本畫冊！拿出來！不然就是死！」害對方太激動的後果，就是我覺得脖子有點刺痛，應該是有一點小劃傷。

很不恰當的時間裡，我腦海裡冒出一句，覺得我拿出畫冊我還是會死。

「你可以先離我遠一點嗎，至少先把刀拿開，我還是很愛惜我的生命的。」我舉起雙手，證明我是無害的。

在我安全以前我都是無害的。

他把刀子拿開，一隻手抓住我的左手臂，我看了他一眼然後轉身走去我藏畫冊的位置。

這時候我就有些痛恨我那認不出人的問題，連誰要害我都不知道，真的出事了也是死不瞑目。

這棟建築物整體的結構基本上是完好的，就是那些容易被拆掉的門啊窗啊有些問題，對了一樓天花板其實有個破洞，這裡有三層樓高，算是住家與工廠的結合體，能用的機具已經被軍政府徵用，剩下的就是兩層樓高的空地還有看起來是鋼筋外露的部分。

我帶著他到二樓的一個房間裡，看得出來原本應該是給孩子住的房間，有些家具還存在，我走向看起來沉重的木製衣櫃，拖出最下層的抽屜。

裡面什麼都沒有。

我把那層抽屜放到一旁，彎著腰伸手進去熟練的從一個夾縫中，摸出了一包衣服包起來的東西，當著他的面我拆開了那藏起來的畫冊。

「這裡。」我伸出手遞給他，一邊注意著對方的舉動。

「翻開給我看。」他重新用刀子指著我，我照個他的話翻給他看，裡面確實是當時在自救會時莫茨好心替我畫的「認人畫冊」，裡面還有我的註記。

確定畫冊是真的之後，毫無懸念的他馬上就向我砍來，果然不留活口。

我也不是沒有防備，往後退之後掏出我的防身小刀劃向他攻擊我的手，趁機抱著畫冊往三樓跑。

回到我現在的處境，把畫冊塞進背包後屏氣凝神的等著。

我真的很不喜歡，也不想玩這種用生命當賭注的躲貓貓。

他人不仁我們不義，這是正常的，因為大家都想要活下去，既然對方想要殺了我們，那我們也只能殺了對方了，可是.....不能夠因為對方要殺自己就去殺了對方，得知道那些行為是底線是成為人最重要的。

矛盾，矛盾。

在這種世道裡面，誰都想和平相處，但也誰都想要活下來。我想活下來，但在別人攻擊的時候不能殺人。

我聽見了希望聽見的高跟鞋聲以外的腳步聲，上了這層樓。

「別躲了，你逃不走的，把畫冊交出來。」聲音毫不掩飾的迴盪在整個三樓，在他靠近的時候，我又往他的腿部刺了一刀。

這是防身小刀，只要不是刺到致命傷都不太會死人，我也盡量避開了那些地方，「讓我安全離開。」

「不可能。」在他試圖攻擊我並拒絕時，我跑向了一側只剩窗框的窗戶，把背包放到一邊，專心地對付他。

莫茨怎麼還沒有出現，我需要有人幫我制止他，好歹敲昏再另外處理也好！

然而，看情況怎麼樣都不可能有這種選擇，他堅持置我於死地。

在我外套袖子犧牲保護我的手時，我遠離了窗戶與我的背包，也遠離了那個會掉下去的位置。

他一邊面對著我一邊伸手要拿我的背包，我快步地衝過去撞下他，他拉住了我，卻沒想到我是跳起來接著重力速度將他和我一起帶出窗外。

我的腳稍微勾到窗框，然而我們還是一起掉落我抱住他的腳想讓他做肉墊，然而因為重力和窗戶的關係拋物線並不大，我才想說糟糕要是我頭著地就慘了，然後.....

「啪嚓！」「啊！」一個刺穿什麼的聲音和慘痛短暫的叫聲出現，頓了一下，那個力道使我鬆開了抱著的雙腳，也因此有了點緩衝滾到了地面上，接著有什麼溫熱的東西掉到我身上。

那是恐怖片才有的畫面，我們跳出的那個窗外有棵枯樹，然後有人在上面，破洞了。

而那中間半截裡面會有的東西掉到了我身上。

「這是惡夢吧。」我沒有辦法回神的看著，卻異常冷靜地看著那被穿刺在上面的人。

我把那悲劇的外套脫掉，用還算乾淨的地方簡單地把自己擦乾淨，然後走回去把畫冊拿起來，看著其中一頁被我標註名叫羽柔的人，然後合起來再次畫冊藏好。

走到大門雙手合十，「對不起，我有好一段時間沒有來看你了，我現在在牆內有了算平靜的生活。」

莫茨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現在我身邊，幫我一起把那個人的身體處理掉。

這裡是羽柔被迫沉睡的地方，即使外表看不出來，但這裡是一座墳場。

我的確捨不得把那本畫冊處理掉，因為，裡面有很多重要的人.....在我記憶裡的最後一面。

「.....欸.....醒醒，昀昀妳還好嗎？妳一直在講夢話。」莫茨的聲音在這時候叫醒我，我睜開眼睛確認了一下這是我的家，她坐在我的床邊，拿著我的畫冊畫著圖。

「呃.....我做惡夢了。」我想了想在莫茨叫我之前的那腦海裡的畫面。

「妳的噩夢說到一半妳就睡著了，又一次的惡夢？這次的是什麼模樣？」莫茨面無表情地問著，而我從聲音聽得出來，那是很禮貌的好奇。

「我不太記得，什麼不給糖就搗蛋，不給畫冊就殺人什麼的吧.....因為今天晚上是萬聖節？」我要了搖頭問著，有很多事情記不太清，總之好像在夢裡殺了人，這個夢有點真實，我好像還能感覺到那個溫熱的東西掉到我身上，而我有一個時間掛著的溫度和感觸。

「是這個？妳入睡前說的，又一次？」莫茨把畫冊交給了我，上面零散的畫著不同的東西，門板下的不給糖就搗蛋，荒郊外的房子，掛在樹上那個沒有畫上臉的人。

「對耶，我又夢到一次？難怪覺得那麼真實，不可以再睡了。」我把拿了筆在上面寫著，萬聖節的惡夢。

「你該醒了，記得下次有看到畫本還是筆在幫我收集一下，我先回去了，把畫冊收好。」

「好，你回去小心。」我把畫冊收了起來，聽著莫茨踩著高跟鞋的離開的聲音。

好了，該上工啦，這夢也太可怕，我完全沒有想要過萬聖節的意思，難道這是萬聖節的報復？我一邊想著一邊打開衣櫃，準備帶外套出門，最近早晚溫差還是挺大的。

嗯？好像少了一件外套？應該是錯覺吧。

END